

铁矿石谈判需要新主体

黄小鹏

中钢协在年初首次替代宝钢成为与澳矿公司谈判的主体后，立即以高调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一度使国人对谈判前景充满期待。此前谈判屡屡签下城下之盟早已令国人愤懑不已，期待中钢协的出马扭转乾坤自在情理之中。然而，尽管传出力拓间谍门案，清理门户的动作也不断，中钢协在谈判桌上的尴尬处境却没有丝毫改变。随着时间的流失，国内钢铁市场回暖的事实以及众多中小钢企“不顾大局”的叛变，不仅使得40%的降价底线事实上已失守，而且从工信部近日突然提出重让宝钢主导谈判来看，中钢协模式可谓彻底失败。

由宝钢重新主导谈判等于是兜了一大圈重回老路，对外或许能自下台阶，显得稍稍体面些，但却丝毫不能解决问题。笔者认为，要破解铁矿石谈判问题上的囚徒困境，需要重新设立一个谈判主体，这个主体必须满足两大条件：一是没有宝钢和中钢协的缺陷；二是能解决铁矿石贸易中的根本矛盾，真正实现提高话语权的目標。

宝钢模式和中钢协模式均有缺陷

宝钢主导模式的缺陷主要是它无法协调其它钢企特别是中小钢企利益，无法化解钢铁行业内部矛盾。由于宝钢等大钢企在国内钢铁产品价格上具有一定的主导权，具有一定的成本转嫁能力，因此它在谈判中谋求的价格目标对全行业来说并不一定最优。不仅如此，在现有进口体制下，70多家

钢企和30多家贸易商掌握着进口权，大钢企可以通过向不具备贸易权的中小钢企转售铁矿石来牟利，这进一步削弱了代表大钢企利益的宝钢在谈判中谋求最佳价格的动机。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在进口量占全球海运量一半的情况下，仍只能被动接受对方的出价，年年争话语权年年无话语权。

在这种背景下走上谈判前台的中钢协，同样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一是它的行政背景和不专业，二是它同样不能真正代表所有钢铁企业的利益。中钢协的行政背景，决定了它追求的目标可能与钢企不一致，而不专业的毛病在今年首次谈判中就暴露无遗，缺乏灵活性，以至于迟迟达不成协议，随着国内钢价的走高和行业的复苏，错过最佳签约时机后谈判的筹码已经一步步流失。中钢协名义上是一个行业协会，似乎是钢铁行业利益的天然代理人，但协会决策者并非真正来自企业，它心里所急与企业所急的，并不完全是同一件事，以至出现企业希望尽快妥协签约而钢协仍在表面上死守的滑稽局面。

建立股份制垄断性进口公司

综合两种模式缺陷、现有行业状况，构建一个能够克服宝钢模式和中钢协模式缺陷，协调好众多钢企矛盾，一个拳头对外争取话语权的新谈判主体，乃当务之急。

笔者认为，组建一家垄断性的“中国联合铁矿石进口股份公司”，作为唯

一的谈判主体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方 案。这家铁矿石进口公司，按照企业规模（钢产量）分配股份，并在此基础上组建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日常情况下，它是中国唯一合法的铁矿石进口商，现有的钢企和贸易商进口权全部取消，所有钢企的进口均需通过它进行。只要成为这家公司股东，钢企也就自动而间接地获得进口铁矿石的资格。由于是唯一垄断的进口商，它可以更好地贯彻宏观调控的意图，把握进口的总量和节奏，而由它取代宝钢和中钢协去与国外铁矿石巨头进行谈判，自然可以避免目前这种多头混乱，被人各个击破牵着鼻子转的难堪局面。

在正常情况下，该公司对于钢企的所有进口要求都给予满足，进口公司获取固定比例利润。而一旦需要对钢铁行业进行总量调控，进而出现进口量不敷使用的情况，可以通过拍卖或其它方式来分配进口资源，此时进口价和交付给钢企的价格之间的价差拉大，此时，进口公司获取较多利润，而因为是股份公司，其利润按股份比例归所有钢企所有（可以通过公司章程规定每个季度或每半年强制分配全部利润）。这样，钢企和这家垄断性进口商之间的矛盾就能很好地得到协调。

通过上游垄断可贯彻调控意图

中国钢铁行业分散化，集中度不高，重组步履艰难。最新又传出消息，宝钢全部退出邯宝钢铁公司，派出的高管已全部返回上海，宝钢重组包钢

和广东湛江项目也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钢铁业重组虽然势在必行，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格局，重组在短中期中也势必难行。正视这种现实，通过在上游的资源贸易环节进行垄断，进而缓解行业分散、以几百家钢企对三家铁矿商，对外不能形成合力的被动局面，笔者认为还是值得探索的路子。

此外，在贯彻节能减排政策，限制资源浪费型小钢企发展方面，我们现在主要运用的是行政手段和信贷手段，但面对中央的调控意图，地方政府往往虚与委蛇，调控难以落到实处。上游进口垄断之后，我们将增加一个更有效的调控手段，对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将不予“中国联合铁矿石进口股份公司”的参股权，使其不能获得铁矿石进口资格（严禁钢企之间转售和倒卖进口矿石），从源头消灭那些企业的生存空间。

当然，要让这种模式运作成功，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落实。例如，要使这家公司能真正协调各钢企之间的矛盾，达到利益和对外目标一致，就必须建立股份变动的动态调节机制、强制分红机制、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议事和投票机制。如果能完善这些制度，那么它就可以真正代表整个行业、整个国家的利益与外商谈判，真正争取到话语权。

焦点评论

财经漫画

拿地潜规则



全球或重回中美失衡增长模式

徐 斌

近来广东经济开始转暖，并且速度超乎市场预期。据报道，去年底的“民工慌”现在又变成“民工荒”了，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东莞，用工需求量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呈下降趋势，进入5月，数字出现了恢复性上升。东莞劳动部门对7个镇街的劳动力市场进行监测后发现，7月份需求总量已接近10万人，甚至局部出现供不应求。此外，在经历了3月份的谷底之后，浙江义乌小商品景气指数和市场人气指数均回暖上扬，进货车辆排起长队。去年10月到今年2月，集装箱车最多排出三四公里，而4月份开始，排队车子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少则1000辆左右，多则1500辆以上。

以上现象和外贸进出口数据基本吻合：2009年7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2002.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9.4%，环比增长9.6%；其中出口总额今年以来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54.2亿美元，同比下降23%，环比增长10.4%；进口947.9亿美元，同比下降14.9%，环比增长8.7%。今年1—7月，累计贸易顺差1074.9亿美元，同比减少12.4%。从同比上看，外贸仍是下降的，但从环比上看，已经在显著复苏当中。

人们此前之所以都预期外贸长期不振，就在于认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给欧美经济带来的冲击，短期内不能恢复。但目前中美之间事实上已形成默契：双方都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恢复到2007年之前

的全球经济状态。也就是说，将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摩托车”经济模式继续维持下去。由于美国家庭的财产主要投放在股票基金和房地产上，此前美联储采取零利率政策，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开始反弹，对美国家庭的财富感会有显著的支持，这也会在美国家庭的消费开支上反映出来。从目前形势看，在失业率、个人破产等数字仍然悲观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恢复仍需要时间。但是，中美贸易的格局暂时不会改变。

此外，美联储维持低息环境的一个有利前提是，中国仍愿意将贸易顺差投放在美国国债上，不然，美国通胀率会立即坐火箭。近期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春风满面的表示：中美战略会谈之后，中国人对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开始放心了——这意味着中国决策层决心继续借钱给美国消费。如此，虽然经济与贸易活动的规模会减小，但全球经济运作的模式仍将回到金融危机之前。

长远来看，中国的美元资产安全性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但近期看，中美双方都不愿意放弃原有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经济模式，因此中国出口形势转暖并恢复到2007年之前的水准，只是早晚问题。考虑到去年第四季度外贸出现大跳水造成的较低基数，今年四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出现较高的增速回升不是没有可能。

（作者为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

税务稽查逆周期而动危害大

廖 料

2009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同比下降6%，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6.3%，一增一降财政形势严峻，数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务稽查风暴逐步升级。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的全年税收稽查任务从年初制定的“保七争八”，即保证稽查700亿元，力争800亿元，最终增加到1000亿元，几乎是去年全国税务稽查总额513.6亿元的一倍。

税务稽查加力时机的选择让人玩味。本来，在金融危机还未来过去，众多企业生产经营刚刚有所恢复的时候，休养生息才是合理做法，但税务稽查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发力。我们的改革已一段时间了，但计划经济影子在不少环节上却依然存在，税务稽查就是其中之一。上面有了政策，有了目标，下面当然要照办，“一分钱都不补肯定是说不过去

的”，被查的企业，之前有少交漏交的不存在话下，之前老实本分的可能也得配合工作。有没有企业因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补交税款积极而受到表扬？或者，有没有企业因为之前没有少交税款难以补交而受到调查？不怕有问题，就怕查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特殊时期的税务稽查反而助长了偷税漏税的不良习气。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讲究逆周期性，在过热时通过从紧货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而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这样做目的是尽量熨平经济周期波动，让经济能够平稳增长。既然国家的经济政策是逆经济周期的，那么我们的税务稽查为什么不能和财政货币政策一样，起到熨平周期波动的作用呢？在经济异常火热的2008

年和2007年，国家税收高速增长，财政盈余大幅增加，税收财政都没有负担，税务稽查显得可有可无，其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税务稽查的力度反而应该加大。

首先，在经济形势大好时企业信心膨胀倾向于扩大产能，这为经济下行时埋下了产能过剩的隐忧。回顾本轮经济危机，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非常突出，而当中大部分过剩产能都是在2006年和2007年经济形势大好时增加的。如果税务稽查能够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加力，至少能部分限制企业用于盲目扩张的资金，这和国家紧缩政策的步调也是一致的。而且，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进行税务稽查，企业由于经营状况较好受到的影响也会相对较小。相反，在经济不景气时，国家财政上有难处，但企业经营上

困难更大。国家出台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目的就是让企业能走出困境，而此时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对企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这也是和国家经济刺激的整体目标相悖的。在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对企业应该是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呵护，多一些雪中送炭而非釜底抽薪。

国家政策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这就决定了政策制定的立足点要高瞻远瞩，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税务稽查作为税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整体上应该服从于国家经济政策的整体思路，在具体操作上，税收稽查也应该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大方向大目标保持一致，这样于国家、于企业、于制度本身皆是一大幸事。

（作者单位：东航金融）

尽快进行战略资源储备

李允峰

稀土工业发展规划的制订是必要的，但在制订工业规划的同时，更应尽早建立国家战略资源的储备机制，对国内一些世界稀有金属的保护措施也应尽快采取。

同样在对待战略资源的长远策略上也存在着一些急切需要得到纠正的现象：一方面对我们国家没有的资源拼命地抢，比如原油、铁矿等等；而对于我们国家本身最富有垄断性质的战略资源却又不珍惜，比如像稀土、钨、钼等，这些资源产品拼命出口，好像卖的都是大白菜。

限制战略资源出口，甚至是严禁战略资源私自出口，由国家成立负责战略资源储备的协调机构，严格控制我国稀有资源的出口，这是当前比购买美国国债、比去其他国家买战略资源更重要的事。我们有很多资源产品拼命地出口，这当中，有部分资源还属于世界独家的品种，干嘛不留着自己慢慢用？就算是非要卖稀有资

源，就算是要和谐国际关系，也可以悠着点卖个高价钱。毕竟，战略稀有资源在我们国家的储备越多，出口越少，我们今后在发展经济的后劲和话语权就会更高。

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都已建立了稀有金属战略储备制度。美国的稀有金属储备制度建立得最早，它采取封存本国矿山，转而从国外进口稀有金属的做法。美国稀土储量位居世界第二，但其最大的稀土矿芒廷帕斯矿已经被封存，生产钼的矿山也基本停产。难道我们就不能学习美国的做法吗？

在战略物资的储备上，把战略资源当成猎物，四处打猎的策略也是对的，但要考虑合理的价格。而在对待国家具有垄断优势的战略资源上，在战略资源的储备上，我们需要的是收藏家的思维。学学美国暂时封矿，尽早建立战略资源的储备机制和机构已经是当务之急。

为出口企业注射“止痛针”

白 明

在整个国际市场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好转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还是出口企业想什么办法，如果仅仅落实到贸易环节，效果都会十分有限。可是，要使相关产业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明显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不现实，国家还需要在出口贸易之后为相关产业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压力设置第二道防线，亦即在产业环节为出口企业注射“止痛针”。

从2009年前5个月来看，绝大多数行业的出口交货值都有不同程度下降，但并未妨碍相关行业产出水平的提升。相对来说，饮料制造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电器机械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业等行业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并不是很低，但在出口交货值减少的同时，工业增加值却呈现出不同程度增长。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许多行业特别是一些外向型产业没有因为出口规模萎缩而趴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

家的扩内需政策。从微观上看，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发放消费券、促进出口转内销等一系列具体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相关产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实力。而从宏观上看，国家在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元投资计划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也有助于相关产业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压力。

现在看来，在外需环境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上半年中国GDP之所以能够同比增长7.1%，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国家对相关产业的大力扶助。当然，值得重视的像前段时间所释放出来的新增流动性有过多的部分跑到楼市和股市中去了，中小企业获得的帮助反而并不是很明显。试想，如果实体经济扶不起来，高高在上的股票价格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现在的当务之急依然是对实体经济加以扶助，特别是要对正在迎接全球金融危机挑战的出口企业予以扶助。

国际板要让国际投资者也参与

桂浩明

香港汇丰、东亚等银行纷纷表达了准备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并且上市的愿望。不久前上海市有关领导也明确表示，将争取在明年推出国际板，并且把它视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世界各大主要股市中，上市资源从来就是面向全球的，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实体经济的发展又超越了金融体系发展的速度，因此有大量企业选择到海外上市。这种企业的跨境发行股票与上市，推动了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优化组合的作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中国这几年来一直是充当上市公司资源输出者的角色，大量企业到海外上市，一方面为其提供了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企业的国际化步伐，促进了治理结构的完善。而当境内的资本市场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股票市值甚至已经居于世界第二的今天，中国就不能仅仅是输出企业到海外上市了，也应该允许海外企业来中国上市，

这也是进一步对外开放所必需的。更何况上海正面临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艰巨任务，如果这个中心的证券交易所只有本国企业上市，那么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从完整的市场建设角度来说，开设国际板，就要让海外的投资者也来参与。国际板允许非在本国注册的公司可以某种形式上市，而如果上市以后甚至还不让其注册地的投资者参与交易，显然不合情理，也不合国际惯例。而如果是将其设计为只是交易海外企业在境内发行的股票，那么这就不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板了。在海外主要市场中，企业可以跨境交易，投资也可以跨境，否则就会存在上市与交易的不协调问题，从而大大降低了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所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国际板，怎样让符合条件的国际投资者能够有序地进入是至为关键的。开设国际板不该只是开放海外企业上市，同时还要引进国际投资者，国际板这才真正名副其实。

（整理：戎艾茵）